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斬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李 雯舒章參閱

郭青螺文集

疏

郭子章

條陳地方要務疏 撫黔事宜

臣惟黔在西南極邊極貧視他省迥異一切巨細事務厝手稱難舉足皆礙臣撫黔以來於茲十載地方

利害所當興除，凡力可徑行者，弗避勞怨，矢竭心力，次第舉行，不敢塵瀆天聽。惟是議干兵戈，政屬錢糧，兼之夷情關係安危者，勢難自專，惟仰仗 皇上威靈俞允，始可著爲令甲。垂之久遠，臣謹條爲三事，具題請旨。

計開

一、慎銅議以安黔東。夫黔之東夷紅苗毘夥，自唐虞以來有之，非自今日始。剿苗之議其來亦久，自嘉隆以來言之，亦非自今日始。第士民之議，乃匹夫匹婦

復仇之說地方一隅之計也。臣欲慎重其議不敢苟從。乃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之說。國家安危之大計也。竊惟紅苗恣肆原非一朝。以今視昔于茲稍甚。士民請剿者蓋憂其將來愈加猖熾。乃將數十年被劫之情彙爲一疏。其情可憐。其詞誠迫。夫諸苗肆殺人之毒。匹夫無不報之讐。卽滅此而後朝食。未爲不可。第事勢有重輕。錢貨有訕贏。時訕不可舉。贏勢重不可輕發。考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卽古三苗遺種也。在唐虞時曾逆命矣。班師振旅舞干而後格。在

高宗時曾伐鬼方矣。三年克之。孔子以爲憊。東漢之初。馬伏波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困于壺頭而卒。卽今沅陵東也。本朝嘉靖年間亦曾大征。始

於庚子。終於癸丑。歷十四年而後定。總督張岳竟卒

有集

卽張澤峯也

於沅州。此皆往事灼然可據者也。然使苗實破城殺官。負不赦之罪。亦難以往事自撓。使貴州帑實士強有必勝之勢。亦何必以偃武爲辭。節據司道會議。苗之出沒不時。虜人妻女。燒我屋寨。豈敢謂無。然未至據城以叛。如寧夏劉果賜也。未至破碁江城。犯飛練

堡殺叅將都司。如播州之楊應龍也。未至殺守備等官二十一人。如皮林之吳國佐也。卽如士民疏稱王一事。蓋亦有說。頃三十年。賊徐應龍潛住苗中。假傳詔旨。旋卽就擒。奉旨取決。士民迄今猶云云爾。脫再有之。總兵該道叅備郡縣。豈得不報。縱貴州不報。楚亦有辰沅兵備。鎮筸叅備。蜀亦有酉陽坐鎮都司。豈皆聾聵。豈皆隱匿耶。苗罪誠重。第比之寧夏播州皮林尚爲有間。卽有出沒。重則鵬勦。輕則追捕。嚴爲防禦。不致蔓延。法如是而止。而必欲動大兵。如征播征

皮林。臣未見其可也。又據前鎮守銅仁總兵陳璘手  
本議稱。如或征勦貴州一省。當用浙廣漢兵本省夷  
兵共七萬四千六百員名。有一日五分者。有一日三  
分者。有一日二分者。連食米魚鹽運夫戰馬硝磺等  
項。以一年計。共川銀一百零八萬五千兩。議善後留  
漢兵四千名。土兵一萬名。以三年計。用銀八萬六千  
四百餘兩。通共一百一十七萬一千餘兩。則在總兵  
亦知其難矣。此猶以貴州一省計也。湖廣四川二省  
皆如此數。合之共三百餘萬。此猶以一年計也。如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不可數計。此猶以三年計也。如嘉靖十四年而後定。則其費益不可數計。此豈獨貴州不能辦。卽楚蜀亦不能辦。豈獨楚蜀不能辦。卽朝廷亦未必遽能猝辦。卽朝廷之力能辦。蜀楚之力能助。亦必待年餘而後兵始集。餉始克。此一年內。苗無奈楚蜀遠何。勢必近擾貴州。第恐思石銅鎮之間。不知當破幾城。殺幾官。戮幾多百姓。而貴州丘墟矣。費數百萬之金。殺數萬人之命。以爭不可耕之苗地。不可臣之苗民。臣未見其可也。夫國雖大。好戰必危。黔



小國也。今年征播，明年征皮林，又明年征路苗，又明年征定番苗。不可謂不好戰矣。瘡痍未起，流離未歸，帑藏空虛，朝不保夕，以朝不保夕之國而欲鋤唐虞以來未熾之寇，人皆言臣不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朝廷西征東征，征播征皮林，皆萬不得已。計費金錢何止千萬，而復欲以施之銅苗，卽一年可了，亦費四百萬金，捐有限之財，興不得已之役，人皆言臣不忠。播州殺生命不下三萬，皮林不下萬餘，近日水苗路苗斬獲四千，據士民疏苗賊十萬，少殺之。

當如皮林水苗路苗多殺之當如播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氣以釀凶年人皆言臣不仁止銅仁人謂臣不武耳夫權禍莫若輕權福莫若重臣以一身蒙不武之名而猶得免不智不忠不仁之議職亦甘之矣又查得貴州銅仁總鎮標下有兵四千九百七十三員名自三十年來新增兵六百名銅仁守備有兵一百一十五名湖廣鎮筸叅守漢土官兵五千六十五員名兼永保酉陽平茶邑梅等土司兵皆可調而用者總計兵萬餘以戰或不足以守則有

餘若無事訓練軍兵以張其勢。有警驅率堵截以遏其來。是在總兵加之意耳。此一策也。總兵陳璘初至。建築龍潭報國光明龍頭猴峇溪崖岡金竹等七堡。用費二千四百金。迄今巍然可倚爲守。又如烏羅司舉人楊國祚近呈建堡自爲守禦。合無行令鄰苗府縣村寨照依此法。隨地築堡挖壕。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又一策也。至于苗有食糧者有不食糧者。彼食糧者原係羈縻之術。不必苛求裁革。苗有入犯者有。不入犯者彼不入犯者。旣無可誅之罪。亦不必一舉

拒絕。若永保酉陽各土司。毋使侵占苗地。釀禍生奸。  
川湖貴隣苗漢人。不許交通勾引。誘誨出劫。此又一  
策也。夫我既有所備。又不擾苗。倘藉國家威靈。諸  
苗畏懷而不敢出。幸矣。如或狠心不悛。集質如故。時  
出竊掠。總鎮合調前項萬兵。摘惡而鵬剿之。倘異日  
者果有稱王僭號。阻兵犯順。如寧夏如播如皮林。萬  
不獲已。請於天子。合三省之力而誅之。未爲晚也。  
伏乞聖裁。

一繩黔姦以安黔西。黔西之夷號羅氏鬼種。其類鼠

繁。在唐曰羅羅。在宋曰羅甸。又曰鬼國。元更鬼國爲順元路。一名亦奚不薛。本朝置貴州宣慰司。今水西安氏。洪邊宋氏。其胤也。史冊所記自唐宋來。未敢與中國抗。元有蛇節隆濟之亂。則將官劉深激之也。載在元史甚明。隆慶間安國亨有陸廣之難。則總兵官安大朝激之也。載在先臣大學士高拱邊略甚著。自討楊應龍之後。蜀議云當次及安氏。且言安氏必不靖。四方傳聞。皆以爲然。臣奉 皇上德意。羈縻而撫綏之。十有一年。疆臣頗立微功。今且病死。堯臣久已

歸黔行且繼其兄職。此水西夷人近日實情也。顧臣之所慮者不在夷人而在邊境喜事之將臣之所深慮者又不在邊將而在黔中姦細之人中行說趙信在匈奴則漢以爲憂張元在夏則宋以爲憂今黔之姦人如羅學茂蘇民心許成名此三人者非黔之中行說趙信張元乎。則所云濶惡貪降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國之驩此三人者之罪案也。羅學茂不入遵義不誘魁痴入蜀則地界之議何至紛紜四年不決。比李御史按蜀首拏學茂搜其篋筒往來交通

之字題素。臣以爲使蜀與黔失隣國之好。臣與蜀督臣傷同年之雅。良田敗于邪徑。黃金鑠于邪口。皆學茂爲之毒也。蘇民心許成名。不投入周敦吉帳下。結爲腹心。馮爲爪牙。則蘭州之禍。何至延及林木。殃及池魚。永寧城下。突爲戰場。摩尼普市。頃刻煨燼。黔人至今談之。心戰色阻。亡魂動魄。猶欲食二人之肉。而寢其皮。皆民心成名爲之毒也。夫學茂水西之隸也。成名民心永寧赤水之卒也。而黔之撫按。至受其勾喙侈口。而不能驅之正三尺。臣以爲蜀亦當有曹惡。





完尚不足給舊軍。而况蜀四土府酉陽土司全不上納。遵義新郡解不及半。而安得分文沾新兵也。新兵之設始於平播。設平越兵以防播孽。繼剿路苗。設新龍兵以防山苗。兼剿水苗。設崖桑鐵山二營。及總兵帶來家丁以防銅苗。皆一兵不可缺者。大約歲用餉銀一萬七千餘兩。臣蒿目焦腸。計無復之。前畢御史授粵中市鹽例上請蒙旨下部部咨四川貴州兩省會議。臣與四川鹽法孔御史文移往復。似覺詳盡。久咨戶部。未蒙題覆。臣雖間一差官市鹽於蜀。歲不

過一二千金。道路崎嶇不通。舟楫駝運艱苦。獲利無幾。不足以濟十之一二。此四川市鹽之議。臣不得不向 皇上一再懇也。然此特爲黔西一帶之餉。未及黔東也。臣萬不獲已。檄行布政司招淮南中鹽。隨據該司招到兩淮商人吳啓明等前來。議照九邊事例。每次開中貴州淮鹽一萬引。令商人納餘鹽銀七千兩於鹽運司。轉解戶部。納黔中引價。每引銀九千七百八十四兩。折鹽以濟兵餉。商人之鹽聽于貴州地方。及沅靖等處發賣。該臣會同巡按馮御史。叅之興

情。攷之會典。遵照兩淮成規。毫無違碍。上之稍利于國。下之大濟於黔。業經酌議妥當。具疏題請。未蒙戶部題覆。竊恐新招商人。視黔萬里遐方。候久不覆。勢必轉而之他。此兩淮中鹽之議。臣不得不向皇上一再懇也。夫大司農視天下之士卒。皆其嬰兒。一兵不餉。或授之飢。貴州卽險遠。獨非嬰兒所當恤耶。市鹽之例行于粵西。而難於黔。中鹽之例行于天下。而難於黔。豈謂黔可以不設兵耶。黔不設兵。則苗賊橫出。道路梗塞。不獨無黔。并且無滇。此亦西南之大計。

不可不熟慮也。臣非專爲黔也。計大司農亦當有同心焉。懇乞 皇上下戶部酌議。亟爲題覆。

咨兵部總督再議四衛

黔楚更隸府衛

據貴州按察司呈奉兩院案驗。遵依會同布都二司

此是前番後事宜中一條

會看得天下一家。何分彼此。在黎平可以隸黔。亦可

以隸楚。四衛可以隸楚。亦可以隸黔。國家二百餘年。已有定轄。使地方恒如昔日之治平。亦安用互更以滋多事之擾。顧時勢漸更。則事當從便。播州賊犯偏橋而楚不能救。在楚若未關痛癢。而黔之鎮遠銅

仁已爲心腹之疾矣。今播賊雖滅，安知復無如播曾者乎？皮林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援，在黔若未切已事。而楚之靖州銅鼓已爲剝床之災矣。今皮林雖平，安知復無如皮林者乎？此二地應更不更之大較也。其所不願者，四衛之武弁，畏黔近則耳目難欺，利楚遠則法自疎闊。黎平之生儒，利黔僻則科目易取，畏楚大則場屋難前。此二種之人，執稱不便者所由起耳。若曰四衛廣而黎平狹也，奈何以廣易狹？黎平瘠而四衛饒也，奈何以瘠易饒？此則當論於四方公割之。

時而不當論於天下一家之日若曰錢糧田土不便  
於徵解也則黔之徵解於他省者亦多矣土地所產  
不足以當中國之一縣朝廷置省立官原爲外固楚  
邊而上通滇路黔安則楚之邊地安滇之貢道安黔  
危則滇之行李危楚之邊地危故朝廷當無事之時  
則分諸楚分諸蜀分諸滇以協濟黔之官軍當有事  
之時則取諸南取諸東取諸西以助黔之餉給豈特  
區區爲此一黔計哉若以徵解爲難則黔省可廢吏  
於黔者將朝聞報而夕東裝矣卽此而觀則人我可

平藩籬可撤而事可無別議等因議詳到院查得隆慶元年先該巡撫杜巡按王會疏具題內開臣等查得沅靖二州與平清備鎮銅鼓五開六衛之去湖廣西陽播州永寧三土司之去四川俱二千餘里遙屬於二省而兼制於貴州所謂十年九牧之擾服役者與遠道之嗟蒞事者無畫一之軌於民情政體甚不便也如革數州縣土司專界之貴州其便有十齊民賦役自遠而移之近勞費損於舊者數倍一便也郡縣專其心志以聽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慮二

便也。軍民力役彼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也。科貢悉隸本省。禮遇資遣。有均平之規。四便也。司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不敢以他屬爲辭。五便也。府衛互制。強悍之卒。豪猾之氓。禁不敢逞。六便也。歲徵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於詰捕。七便也。土酋之傑。各相牽制。不得肆其螫。八便也。僻遠之區。監司歲至。吏弊民瘼。可以咨詢而更置之。九便也。釋兼督之虛名。修專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無阻廢。十便也。夫所便旣如此。臣等愚見以爲聯近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緣



由在卷。然則四衛屬黔之議。其來已久。非職等今日創爲之說也。第地方無變。因仍爲便。乃不意三十年之後。有播之亂。賊寇偏橋。而楚不能捄。詒禍于黔也。又不意有皮林之亂。苗寇黎平。而黔不能捄。詒禍於楚也。則三十年前之說。非無據矣。以道里論。黔人入黎平。必由楚四衛沅靖孔道。而後達黎平。楚人入偏橋。必由思州鎮遠之境。而後達偏橋。轄土參差。軍民交錯。非經界之不畫也。以人情論。楚中按臣二百年來。無一入四衛。而黔中按臣。每年由四衛出巡。鎮銅

彼衛所官。何樂於黔中之數考。黔中提學三五年不  
到黎平。而場屋才乏。入彀容易。彼黎平諸生。又何樂  
於楚中之就試。地方所稱不便。不過官生私情。非

國家之大計也。以錢糧論。黔中不毛。無賦可入。卽貴

陽都勻。普安諸衛。非仰給於湖南。則糶口於川東。天

下衛所屯田。在異境者亦多。卽偏橋屯田。亦在思石

地方。未有屯田在楚。而衛不可屬黔也。以紛更論。國

初都勻屬四川。普安普定屬雲南。其後始割屬貴州。

近日甕安餘慶等縣。原屬四川。今亦割屬貴州。未聞

地方一定，便不可割以他屬也。以肥瘠論，黔以一府一縣十二長官司，易楚四衛地，亦相當。衛所何肥，府縣何瘠，且非所以爲市也。以得失論，有所得而無所失，始名爲榮，有所失而無所得，始名爲辱。楚中雖失四衛而得一郡，黔中雖失一郡而得四衛，又孰榮而孰辱也。○內○易○而○交○利○以○使○楚○人○之○無○辭○爲湖北之藩籬，四衛在楚大澤之壘空也。在黔中便足爲八番之保障，天下無事，各就近以統理。令府衛不得躲閃於二省之間，以懾法。四方有警，各就近以

救亂令將帥不得推諉於二省之交以養禍職等前  
日所爲善後計如此無敢以易前說未敢擅擬合咨  
部裁酌

雜著

保甲 東越保甲

治國者譬之醫然當嘉靖之季倭毒海濱寇証山都  
似病之初草薶獸獮其誰曰威隆萬之際呻吟甫息  
瘡痍暫起似病之已寬文簡憲蠲租赦膏撫而孩之  
其誰曰愛山海之謐今十餘年矣闌闌稍聚已生戎

心。茲孽少壯，旋萌故念。此豈非病者之復候乎？不藥之則病，藥之則不病。此越人所以有請于桓侯，而蚤從事也。試言其方，則無若執事所云保甲者。是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議者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灣，至白沙，星屯海嶼，陸路起潮惠，至羅旁，碁列山箐。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

小陸二師

二師爲之蔽也。而安所事？保甲嗟乎！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

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寢而不起姦寢而不起則寇無  
與召而毒吾竟彼水師禦海似矣而無能保海寇之  
不來陸師防山似矣而無能保山寇之不張海寇之  
來也不盡倭與蠻也鄉導者爲之奴接濟者爲之主  
保甲者所以譏奴者主者之姦而塞海之源也山寇  
之張也不盡獠與黎也強梁者爲之倡狐鼠者爲之  
附保甲者所以察倡者附者之詭而杜山之隙也今  
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姦盜如  
故譏察鮮效十甲聯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

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卽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已晚矣。十甲爲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寇，九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卽欲治以不援之律，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真頑不率，不援者，非真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填入戶口，隣閭有警，動輒徵發，民卽有死，不盡報，闔門下鍵，罪止入鍏。午夜出鬪，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勢然也。媮吏慢若芻狗，視爲文具者，固不足誅。良吏行無左驗，輒勸而棄去，而

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惟之。豈其法之罪哉。法不法古。行法不法古。奈之何其治古也。疑後者察之前。不知來者視之往。說者謂始于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拯溺。揀焚。而宋以罷以爲未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揀。五黨爲州。使之相調。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戒、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霸魯、成公爲齊難、作丘甲、三甸增乘、每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政、都鄙有章、廬非有伍、與忠儉斃秦侈、則鄭恃此以抗晉、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賞、同斬敵、匿姦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強、此圖伯之石畫也、蘇威相隋、五家爲保、保伍

爲閭閻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以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人。人將有儲。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接。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

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搖矣。故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之法殊。大都自爲什伍。互相譏糾。今之法。非不令譏糾。而粉飾牌籍。漫存守戰。則法不若古之精。猶之藥論禁書不受讀。不解

驗而徒欲決人死生也。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姦更相連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末減。則行法不若古之嚴。猶之湯鬻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陽會也。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不必。民固雍于疎而徹于密。驕于愛而聽于威矣。蛇虺鼯鼠。伏藏堂棟。雖有蟻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子不釋鑠金百鎰。盜跖顧而不掇者。其手糜也。故善爲治者在備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

戶貴嚴也。保甲設矣。而強宗袖手。貧子荷戈。則勞逸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劔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揀援約矣。而鉦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騷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騷擾之。謗宜禁也。賊已就捕。紛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寇至荼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悞。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夫法不備。卽必行之威。無以收。

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卽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弊之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導者無所歸。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以內。強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嘯。而山寇之隙塞。竊意今日東粵之病。舍是無以爲十全之方矣。雖然。姦察執無所容于陸。不得不蕩于舟。越之東西。其川居而艇漁者強半。愚以爲溪渚舟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不可畜衆。伏險于順。藏動于靜。愚以爲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密焉。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鸞鳳。愚以

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粵習六博。爰及于楯。子未勝冠。弁髦詩書。萌芽未剪。遂厯斧柯。愚以爲古者社學之制。當講之社焉。專制曲防。糜盜手足。天災流行。飢饉薦臻。蜂擁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勸之保焉。辟之于方。保甲君也。保舟哨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夫然後藥良而病已也。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情親矣。鬪訟弭矣。農戰不索權。救守不索助。而水陸二師不幾于沈贅乎。嗟乎。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

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曰土著。以資墨守。而止如堵牆水陸之師。命之曰客子。以備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久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粵自寇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亦兵自恃其力。曰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股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躪轢。毒如虐寇。安居則嘯呼營伍。挾壓官司。頃者柘林之亂。山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精良。鄉遂皆卒。比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擐甲。如子弟揀。



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客兵。不肖之心。輕其勢于方張。而銷其禍于未釁也。愚故曰。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嗟。嗟。惟此時爲然也。

錢法

錢法利弊

錢法者。不收之田。不計之海。不出之府庫。無大損于國貯。而博利于民生。誠今日拯弊之急務也。考之列星圖曰。天錢十星。在北落西。豈天之所布不可變。而治天下者。當因之與。夏鑄歷山。商鑄莊山。成周圓法。

泉府其制獨詳則先王所籍也漢自元狩至元始成五銖錢二百八十億萬庫開元中天下七十餘爐歲入錢百萬宋元豐中天下五十三監歲入錢千萬則後王所貴也國家百典上稽三代下陋漢唐宋乃獨鑄錢一事自洪永迄今阻格不甚行而欲其富之埒古人乎此愚所未解也鑄之不得其方用之不盡其法一或齟齬輒曰錢法難行吁亦過矣愚請悉言之其說有六一曰收銅之權二曰固銅之源三曰開銅之利四曰精錢之制五曰廣錢之涂六曰崇錢之

官古今議鑄無若西漢二賈誼之言曰銅畢歸于上  
山之言曰民不應與主共柄今天下姦民私鑄陰持  
主柄以厲公錢果如誼言上收銅勿令布民安所得  
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說人主持柄息姦之要術也  
高皇帝神智洞燭止令軍民鑄鑑及軍器一切廢銅  
並聽官收毋令私藏卽二賈意也後寢不行至于今  
銅布于下極矣浮屠佛像及民間鐘磬盂爐之類比  
此皆銅今欲收之無故而奪民銅則民亂盡貿之以  
金則國困愚意兩京各立一收銅廠督以司空之屬

外省責之藩臣。外郡責之府倅。每月定期與民市銅。每銅若干。估直子錢若干。其私藏者罰如律。大約一歲收盡民銅。則民以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錢。既可爲私家之利。而又得免于私藏之罪。其誰不欣然而輸之官。官以旣鑄之錢。易未鑄之銅。既可爲續鑄之費。而略無費于公帑之金。又何憚而不收之民。况藏銅于民。銅皆銅也。而私鑄有訾。銅一入官。銅盡錢也。而國家日富。聖主所以獨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于此。故銅之權。不可不收也。銅器收矣。銅源未固。民

得濫取。其私鑄猶故也。防水者。先源後流。披木者。先根後枝。銅山者。錢之根源也。黃帝封山。令十里外。乘者行。行者趨。桓公封山。令犯者左足入。別左右足入。別右禁至嚴矣。乃今滇中之銅商。得私販盜掘銅錫。罪止戍邊。則私鑄之賊。何慮無銅。今欲禁私鑄。當先禁私販。欲禁私販。當先封銅山。欲封銅山。當先嚴盜掘之律。銅源一絕。卽有項梁秦木之徒。無自而逞。故銅之源。不可不固也。或曰。天地之利。不導之開。而反封之。何也。曰。非終錮而不開也。公錢未布。則閉之。以

塞。公錢既流則開之以疏利。顧今之銅止路南一  
開亦云隘矣。山海經曰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漢鄧  
通鑄于嚴道。吳王鑄于豫章。唐置于陝宜衢信銅冶  
九十六。宋鑄于諸路。銅冶百三十六。國初令天下藩  
司設寶泉局。文皇帝遣官于江浙閩廣鑄錢。宣德  
間始罷信饒銅場。則亦非止滇南一路也。若盡籍天  
下銅山倣漢唐宋故事。隨山掘銅設置鼓鑄。則天地  
之銅盡爲國計。故銅之利不可不開也。善乎孔顛之  
言曰。民之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緣上借銅愛工也。或

曰鑄錢利國。先以耗國錢成之利。不以償工。其識未  
矣。王者以四海爲家。費百萬以鑄百萬。則二百萬。費  
千萬以鑄千萬。則二千萬。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生  
生不已。鑄鑄無窮。何契契乎銖兩之較也。第顛之說。  
容有未盡者。不惜銅似矣。不擇銅而定其衡。則雜。不  
愛工似矣。不擇工而峻其防。則疏。銅者錢之質也。蒼  
則蒼。黃則黃。而誰能違之。輕重者。錢之衡也。四銖則  
太輕。六銖則太重。而誰能准之。工者錢之範。而弊之  
數也。模不模。範不範。而誰能覈之。故惟不雜以錫。鑲

之銅以虧其肉好。而獨流五銖之制。以一其目。擇二局之良者。分布天下。以爲之工師。而高其垣。圍嚴其防。檢以稽其私挾。故曰錢之制貴精也。夫錢泉也。流于下而壅于上。行于賤而塞于貴。卽日肆諸人于市。無以爲也。今自折俸募役外。朝廷不入。賞賚不予。是自賤之也。自賤之而欲人貴之。其勢焉得。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此言用錢之涂。不可狹也。漢隆慮主以錢千萬爲其子贖死。今鍍金獨不可入乎。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今民賦獨不



可入乎。漢募豪民入粟縣官。而內錢于都內。今開納獨不可入乎。漢館陶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賞錢千萬。今賞賚貴戚。關尹獨不可予乎。漢胡降者。贍以少府禁錢。今各邊夷市。獨不可予乎。夫錢下而不上。則其權在市井上而下。而上則其權在朝廷。誠用之如循環。行之如流水。上關其出之涂。若賞賜。若俸薪。若顧募之類。無不以下。下關其入之涂。若軍興。若榷稅。若緩贖之類。無不以上。銀用其六。錢用其四。又何不行之足慮乎。故曰錢之涂貴廣也。雖然。治法治人。相

爲表裏錢法之行。原非細故。內責之二局外辦之藩  
司。事權不重。稽覈未嚴。奈之何其卒行之也。周公太  
公管敬仲孫叔敖則宰相主之。唐賜熾止世民元吉  
則親王領之。晏琦以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  
以秘閣校理討鑄錢故事于禁苑。惟其利溥而用鉅  
耳。今宜略倣古制。令兩京領于工部。侍郎各省添設  
督鑄司道。歲終嚴考成之法。差竣正舉刺之典。薄惡  
者黜。壅塞者黜。自點汗者黜。縱民開山藏器者黜。縱  
民盜鑄者黜。又何不行之爲慮乎。故曰錢之官貴。尚

也。夫收銅之權。則利不散之委巷。固銅之源。則商賈無所牟于山澤。開銅之利。則地不愛寶。精錢之制。則民鑄不得亂其形。廣錢之涂。則下不賤錢。崇錢之官。則法必行而民重于犯刑。蓋雖管買之餘談。而國家之完計。何以易此。嗟乎。海內宗室。餒食者半。百官秩薄。勢將漁民。邊海間左。動至脫巾。水旱天行。民室懸磬。當此之時。使公錢之貫。山積帑藏。則以親親重其祿可也。以勸百官。加其秩可也。以養兵。增其直可也。以存百姓。減其算可也。不食之而人飽。不分之而家

給弭其亂而經其費釋其怨而拯其竭籍民之衆以爲疆守國之富以爲封則猶所謂霸王之本也哉

記

平遠縣開新河記

平遠新河

平遠非故邑也而邑于茲且二十年所逼于盜夷其窟以爲國也昔也圯地今也家邑邑依民民依食夫民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苑不食則不能活五穀鹽策民之司命也蓄價游市民之通施也而平邑訕焉水絕壤斷舟輿爲梗不得曰衢國地十

分山得其七、而田莖莖者三、又率再易、不得曰饒野  
東距南海、鬲于羅浮、西距澄海、阻以程江、去糞涕者  
二千餘里、不得曰海王、夫爲國者、不通于輕重、不可  
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故  
今爲平計、亡若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而通施之執  
在水陸二衢、陸則民苦于任擔、而罷于林麓、一夫之  
力、僅足供朝夕、水則民逸于舟楫、而力紆于澗沚、一  
舟之載、足以供十人、故使吾民爲登降之萌也、孰與  
使爲蒞澤之萌也。此平邑新河之議所繇起也。子壬

午春入朝，時照磨廖汝楫署邑事，以父老議聞，予甚  
憐之，民力勑耜耒，趨芸壅，不給，秋子入覲，郡丞何君  
敢復司理，王君國賓覆議，上之觀察鄭公，公報曰可，  
出鍰金倡之，平民子來雲集，廖以憂去，今令黃君郁  
桂來督典史張廷章，日夕開批，徹壅通堙，遂竟厥工，  
河起東門，青雲橋，至石窟會濂子渡，入三河，凡二萬  
三千一百餘丈，鑿湍峯梗險，凡三巨石，開烏戰眼紫  
葛藤石頭橫石楊仙楊船合溪七里，犁壁沙石，凡十  
灘，迺地防挑浚土石，凡七千六百六十七工，會費勞

匠募民凡二百三十餘金，經始于萬曆十一年春正月己巳，于明年三月凡四百四十六日，觀察公復令造官舫四，置守者二，以代郵遞，守道韓公行縣復命鑿大峯劔門二灘，以夷水道，平民爭以輕舫試新河。水溜石坻，沙漂壑漱，往來如織，一切貨賄俱從舟載。虔汀商賈絡繹湊合，平城不路而民雍于衢，不海而鹽溢于釜，不野而穀周于廩，壘嶂深菁，莫礙舟楫，恒風淫雨，市不翔踊，民力逸而國用饒，則河之爲利博也。河旣濟，予適從覲，還黃令來謁，以工成告，且徵言。

以記其事。予讀河渠書，李冰守蜀，鑿離堆穿二江渠，皆可行舟，百姓饗其利。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渠，民少煩苦不欲，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水之爲國利，其較著矣。平所足者山，所不足者在田與海。是渠就，則山之利，如礦鐵薪蒸，得從渠出。他國田海之利，如米粟魚鹽，得從渠入。以羨易無，以逸代勞。平卽界萬山中，通財交殷，猶樂國也。且平之民，昔時斬木揭竿，甘爲盜者，又惡知非以米鹽不通，施無以延其司命，而掠之他境乎。故是役也，不獨通商賄，引灌



漑而并以塞盜源。此其所急于民者。猶在蜀與鄴上。其不佞會覲去。無能執役。坐享事成。則無愛一語。以書潘臬二公之伐。昭郡邑諸君之勤勞。父老子弟之辛苦。而又以告後之吏民。時時浚之。俾勿墮嗟乎。此亦賢者之法式。不可更也。

海豐縣新開楊桃嶺路記

海豐新開嶺路

越嶺東之多盜也。豈獨其民獷悍哉。蓋亦山川若爲藏焉。藏垢納穢者。地也。漸拔其垢穢。而疏壘之者。人也。彼地卽辟。遂設爲官司治之。設爲城郭衛之。設爲

市巷門渠通之。設爲野涂以達其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蹈且露。卽野之橫行徑踰者禁。而山川無能爲藏。鼠社狐城。鹿蹊馬跡。足脛車轂。緣踵而踏之。故道路之設。豈第便往來。所以破山川之藏。而攻奸宄之竇也。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先王之意微矣。趙佗將自王。給其下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漢擊呂嘉。先開道於牂牁。越駕曰。此制南越一奇也。故越盜多。

好徑負道之險而制越盜者莫急于開道以夷其險。海豐越劇邑而當惠潮之湊盜寇潮潮急之則走豐之西合惠黨以拒潮。佗日寇惠惠急之又走而之豐之東以合潮黨而拒惠。若楊桃嶺一帶故逋逃藪也。嶺故有路下達惠廣上徹潮漳亦豐之劇旁乎。鑿于漢塞于孫吳通于晉明帝之六年而自六朝以及唐末元大盜据爲堅窟明興政教旁羅訖于海隅景泰間運司砌驛路大蹊亭礎猶存蹊與嶺連逋通塞。正德間邑令楊君繼榮始甃楊桃嘉靖末盜起復塞。

行人從間道由新嶺鹿坑南山抵觀音堂絕江日莫  
苦亡舟楫露宿墊次盜過而收之如委飢虎今天  
子神武芟夷羣盜豐民始復循陟故道顧狹者蝸角  
迴者羊腸崛壘者竈突峭急者鋸齒或起或伏者雲  
騰而波湧山椒截業中洞外逼左不得以右右不得  
以左俯瞰翠微如身歷紫虛令人亡不目眩舌橋而  
卻前步良亦險矣已郡丞廖君憲邑人王君惟翰後  
先增葺稍去其甚萬曆壬午姑蘇黃公時雨由北部  
郎出守惠州期年政平化通下令除道而豐父老以

楊嶺道梗狀聞。黃公乃捐謫金檄別駕木君某董其役。未竣而予同年陳君汝鳳來令是邑。批巖突砥逆折伐石。築土程日覈工。盤紆二十餘里。列樹置亭。五達六達。比于康莊。陳君謂是役也。不可無紀而屬言子章。在易有之。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解之者曰。安行也。楊桃爲戎伏。自漢晉到今矣。刈其榛莽。排爲方軌。高陵旣升。戎將焉興。此最得周官司險之意。而展車馬通商賄。其區區者。先王之教曰。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夫塗之視也。而亡不姦之詰也。五嶺目

惠潮曰：愍國惠潮，目豐曰：道藪。茲路之闢，豈直幸惠，唇厚齒固，指完臂健，所以幸吾潮者，侈也。陳君柔惠，鎮定子章，固兄事之。茲守潮，幸與之俱。又幸與黃公俱，而黃公有直質而無沈心，恒示我周行。子章亦婉以從令，和安而好敬。昔東海徐吾，借燭隣嬾，夜與合績。子章不佞，無能爲公禋，而以隣故，坐受事成。則亦時時爲公徐吾處下，去後一掃陳席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一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周立勳勒卣

姜爾珠慈授叅閱

李修吾奏稿

疏

李三才

勘議河工截留漕糧疏

河工

該臣看得黃河自上源歸德蒙牆寺蕭家口報決、瀾漫、毫宿一帶、入滄包、渦河、下五河、經泗州、洪澤湖、以

皇明經世編

李修吾奏稿

河工

平露堂

至清河口、汪洋無際、其李吉口、黃堍鎮口、徐邳一帶、  
舊河、遂爲平陸、不惟陵寢可虞、而於運道民生、尤  
爲萬分喫緊、事關國家利害、臣與有拊循之責、實  
切疚心、故汲汲偕按、臣吳崇禮具題亟勅當事  
河臣、趁時疏治、適總河尚書劉東星物故、臣卽馳赴  
泗州躬謁祖陵、會同按臣吳崇禮環視四圍、風氣  
完固、松栢蒼鬱、實四五年間、分黃導淮之功、卽今河  
盡南趨、漫散而來、亦強弩之末耳、惟舊龍嘴金水橋  
下有水、然俱在金水溝中、謂之隨龍水、法應有之者。



卽遇水漫有東堤一帶可恃。此東堤者乃萬曆二十五年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奉命前來看視風水改建。置有閘座。節宣以時。驗看今年水痕比先年尚少二尺餘。惟慮來年伏秋水發有難逆視耳。行據道府各官將泗州以下高堰之周家橋高良洲武家墩三閘。趁時疏治。卽來年水大。繇此三閘旁洩入高寶諸湖。直下金家灣芒稻河注之于江。又挑濬淮河口。永濟河繇清河口。經安東縣雲梯關東注于海。此目前疏導下流保護祖陵之計也。河南管河道因歸德

之決見今修復汴堤而江北宿州與此隄接連行據  
該道議詳自永城縣界首舖接築三十里歸之徐漢  
口白河挽河東向此目前節制上源保護陵寢之  
計也至若鎮口閘以下徐邳宿遷磨兒莊一帶運道  
不通雖有泲河止行輕小之舟轉盼重運將臨其何  
能濟行據道府各官自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做照閘  
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通糧艘蓋  
臣李襄技至而成之耳  
泲河成與此閘兩路並行卽河復故道仍行舊河亦  
與新閘無礙在事諸臣胼手胝足歲底雖不能告完

諒在正月內可以報竣、此目前救濟新運之計也、然目前之計苟就、而挽河歸復故道、又不可不爲惡圖、自歸德蒙壻寺決口、以至李吉黃堙堅城集、疏河塞決、築隄工程、係屬河南山東地方、彼中當事諸臣、見今勘估料理、而在江北自堅城集起、至鎮口開止、挑濟河渠、大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議留漕糧、乃克濟事、此恢復故道、維護陵寢、保全漕渠、奠安民社、經久之計也、蓋河不兩行、此塞彼通行之數十年、又必他徙、或仍趨故道、而淤者又復成河、自古迄今、無

百年不治之河。惟今愚將衝決處所。厚築隄防。相機

此論考諸河可。

順水之性。使其束水就道。卽挑渠不過引流。而衝刷

空會。

實藉金河之力。因勢而導。以水治水。則事一功百矣。

必須能塞。方可議挑。則堵塞視開挑。更爲費力。一挑一塞。兩工並興。審勢度力。非臣愚一手一足。可能獨任者。以臣勘視河道。料理大槩如此。若夫悉心區畫。請發錢糧。鳩夫庀材。繇細及鉅。懲前慮後。別求利涉。以圖久安長治之策。此惟總河大臣加之意耳。

歷陳

國勢病繇疏

國勢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年以來，國事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于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臣自束髮登朝，正我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此二語陰許江陵而不全許江陵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意首所托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火酋內訌，而國之

費侈矣。自哮拜外叛。而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後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爲之屯兵鴨綠以爲聲援可也。爲之收復王京因而先捷可也。爲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衽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外夷。奪有限之口食。填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騷。其于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救非

所以自保。今我九邊。每每降虜矣。如曰彼風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

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于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  
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  
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  
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  
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禱。黃河又決。夫此黃  
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  
遠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  
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泐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  
不可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礫化爲



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于民而民不堪也。取之于官而官無應也。興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失計。旣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卽今太倉無二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饑。小民皮骨。飫飽於豺狼。四海脂膏。橫填于帑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治。無如前日傳奉之。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

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  
 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  
 改、臣不必言、蓋 聖心原無不照、 聖智原無不周、  
 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 國家所以受病  
 之勢、與 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 皇上試一思  
 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  
 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 穆然深念、

意乃在起廢不敢切言耳

此篇大

毅然猛斷、前所傳 諭、務在必行、嗇在一念、而利在  
 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 肝食宵衣、 側

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  
還當年之美，將見在廷之臣，莫不洗心滌慮，努力  
向風，必勤必慎，必公必廉，共解倒懸之民，齊贊維  
新之政，此猶救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議開加河疏

開加河

議照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  
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  
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州  
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繇

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  
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  
代以來。河所通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  
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堤  
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扼于山。南近于淮。倘  
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  
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  
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  
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

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堤。堤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牽。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

不北。既遠于

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

督臣排羣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

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

資用乏。工程減。以故狂瀾已回。下流復溢。陵麓雖

云亢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

然則今日爲計也。將若之何。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

在也。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宛然也。乞金于罔寺。借力於省直。完濁河之全功。收中路之永利。亦何不

可之與有。顧今之時。非昔之時矣。霍潦爲虐。人魚地

沼。非死而徙。生靈盡矣。且黃河之工。不比運河。官估

費倍官故事可考

其一。民費其二。估冊之五十萬。卽民間百萬不啻也。

以財盡民流之時。興勞民傷財之役。坐見運畚荷鍤之夫。立成揭竿斬木之衆。彼時噬臍。其有及乎。故挑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若是則復賈魯之河。走符離之道。挑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既

稱便事乎。顧是道也。不加隄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蓋黃堦之新旨。尚可以理奪。而傷陵之隱禍。實難以逆

覩。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爲而嘗試者也。然則守

皆不可行。故須開

河。

行堤。開泲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逼太

行。扼隄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

踵。豈俟問哉。惟是泲河之後。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

泲河之開。劉督臣浹後

者。恐以爲疑。乃臣等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

字義。浹。維之。襄。浹。亦上。泲。河。六。善。詳。則。此。爲。會。同。公。

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

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

疏也。因事屬河工故記。

音宿。二子。較耳。

無水難也。河繇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壅。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



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

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

朱尚書者朱衡也

萬。卽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

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

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

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賂。窮民且得

以養。春荒而後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

黠之發倉。此卽國計無裨。計猶且爲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沔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叅罰之累可免。卽運軍不至以趕幫夫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

害安問重輕。且徐沼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泃河之後。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餒。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泃河開而徐城之賢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泃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卽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罟獲陷筭者也。無疑者二。故泃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查初估二十萬。再估石礮水工。備加三萬。幫培太行隄。估至

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除庫支剩漕糧變價與廬揚貼夫銀益以省直歲修之餘並預備歲修接索庫藏並催南京江北未解問金以上各項有無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必然總之不及三分之一再量賑州縣倉穀及請留東省見年兌運漕糧十萬石庶幾僅僅足用不敢妄意內帑也其分工則

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

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滾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七分建閘三座又分直隸工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管理黃林莊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闊免挑并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滾水壩五座

該中河郎中劉不息管理其單縣幫修太行隄北面  
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兗西道  
叅政來三聘管理以上五工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  
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等以次徑行無容瑣瀆河  
道旣成仍應增一二水驛添三五閘官所費不多亦  
俟臨時再請不敢先贅

議留馬價疏

馬價充餉

淮揚咽喉南北號爲重地自昔人人知之沿海地方

揚有海道故須先事設防

極屬遼闊前後撫按諸臣歷歷陳之臣何容復贅第

臣愚適承人乏，身當其局，計料安危，揆度時勢，有不能已于言者。淮揚海岸，極稱廣遠，並無山谿之險，名爲財貨之藪。昔年倭奴垂涎此地，大肆蹂躪，今新舊官兵不滿二萬，卽分布防守，猶落落如晨星。明年春汎伊邇，狡夷之性尚在叵測。萬一復犯朝鮮，風帆任其所之，東北風一作不崇朝而抵海贛安東，蓋城之境矣。此猶外患也。猶蓄艾撤桑之計也。至如理鹽中使駐劄揚州，而沿海通泰淮安三十鹽塲數萬竈丁袖手罷煎，計無復之，囂然喪其樂生之念，抽稅中使。

一駐儀真、一駐徐州、而長隨原奏人等、虎噬狼吞、家  
剖人削、閭里驚駭、時起偕亡之嘆、此等景象、必當一  
逞、姑待時耳、况兩中使所徵財貨悉貯此中、此尤愚  
民之久欲甘心者、一旦竊發、將何以制之、竊謂當今  
時勢可虞、愚民當萬倍于狡倭、防民當萬倍于防海、  
真所謂腹心之患、眉睫之憂、言之心寒、談之色變、  
皇上萬幾之暇、凝神靜思、當不待臣詞之畢矣、况淮  
安揚州、並稱重鎮、泗州鳳陽、夏屬 陵寢、雖海甸熙  
平四民樂業、猶當厚集兵馬、以拱衛之、彈壓之、而况



外海內憂、種種若此、奈何習瞬息之無事、遂忘經久之永圖哉、兵部原行將馬價六萬七千兩、自二十七年起解、而官兵按月關支、已用過三分之二、業已無從起解、又謂本處所留兵馬糧餉、經行戶部處給、今河工需財甚急、司饗告匱、凡各屬庫藏搜括殆盡、又將何項抵補、經略禦倭軍門、經理朝鮮衙門、更以撤回東征官斥一千二百餘名、沙船三十九隻、咨回安插、但此輩久戍外國、歷有戰功、遣之歸農、則稱聽候分布、而業無農可歸、留之哨守、則當取給月糧、而寔

無糧可給。夫時議撤兵而經略且欲增之兵。時議減餉而容兵且當增之餉。是以臣日夜焦思計無所出。遞減之說既屬難行。惟今只有視海上警報之何如。本境人心之何如。以爲撤兵之定準耳。

停止廬州開礦疏

停止開礦

該臣會同按臣安文璧、劄行兵備僉事楊繼先、申稱百戶王遇桂具奏議於南直隸寧池等府開礦。併及廬州、廬屬州縣多係水田。惟六安霍山二州縣與鳳陽府霍丘縣連界。巉石嵯峨。間有坑澗。相傳爲礦。

去皇陵僅二百里。洪武初年。設六安衛官軍防守。嚴禁開採。是我太祖之爲。皇陵慮何深遠也。萬曆二十三年。水滄泗州。祖陵。議欲繇廬州開河。洩淮水於巢湖。以達於江。而識者謂皇陵過脉之地。聖子神孫鍾靈毓秀。恐有差失。是以中止。繇此觀之。昔日且不敢以洩。陵之滄。以洩。皇陵之氣。矧今日可爲不忌之役。而遍鑿諸山。以斷來龍之脉乎。萬曆二十四年間。有詹事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已意。疏題謂霍丘六安之間。可以開礦。戶部覆議。謂廬州

去皇陵不遠，恐傷來脉，題奉欽依停止，是當事諸臣皆知其萬無可開之理，第不察氣脉之自來，則不知利害之最切，用是畧叙來歷，以便觀覽。按皇陵龍穴，自岷山發脉，蜿蜒而來，江界乎南，淮界乎北，繇英霍至于舒城，復起少祖之山，高矗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爲武涉諸山，而盡于六安，折而右，則爲鹿起諸山，繇廬江無爲而盡于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爲紫蓬雞鳴諸山，橫亘合肥而爲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大紅諸山，雄峙定遠而爲近障，仍出洋

三十里。方結禁穴。以鍾王氣。而肇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以鳳凰山爲案。濠梁爲水口。如巢如和。皆其後托。而如淮如揚。則其餘氣也。譬人一身。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呼吸不續。而命蒂其能固乎。夫國家之根本在皇陵。而

皇陵之過脉在廬陽。舉事一不當。異日誰任其咎。卽

今比直隸地方。凡聯絡天壽諸陵。如昌平州居庸

遠立言得開喻之體

關等處。週圍三百里外。礦不敢開。則皇陵過脉之

不可開礦。尤彰明較著矣。該臣復會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安文璧看得百戶王遇桂所奏寧國池州等府開礦必及廬州六安等處。但六安山聯絡鳳陽僅二百里許。山川磅礴。王氣所鍾。寔我太祖龍飛之地。皇祖肇基之所。故鳳陽爲江北首郡。不設城垣。六安礦洞。洪武初年。設有衛所官軍以防禁之。蓋俱以皇陵爲靈秀所鍾。不敢擅興工作。不許擅行開采。何其慎也。臣等謹將地界之聯近。龍脉之來歷。繪圖進覽。伏望皇上勅下戶部。將六安山採礦事情。早賜停止。庶足以慰祖宗在天之

靈而綿 國家無疆之祚矣

報上源水患疏 河決

據潁州兵備右叅政李維楨呈爲照勘災事例夏不過五月、秋不過七月、今已在九月、而報災者方來、秋雨或秋旱爲災、止是一事、今秋災之後、繼以河決大災、且所謂災者、爲民生也、今之災、則爲 祖陵憂、被災之民、死者不可復生、而恤之在我、貧者不能自全、而賑之在我、惟 祖陵受河之患、而河之上流不在我、築塞之功不在我、卽虹縣有歸仁隄、所以防河決

桃源諸縣以護 祖陵而今河所經歷非其地矣往  
日淮與河交匯淮不勝河壅而上逆爲 祖陵憂者  
淮也今日河彘入淮之中潰而直下爲 祖陵憂者  
河也壅而上逆潰而直下其勢之強弱緩急大小不  
待勘而知也河決黃咽口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而  
繇睢寧入海今河沒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靈璧固  
鎮驛五河虹懷遠各縣此數州縣者水皆入淮繇泗  
州不待勘而知也卽以今年論陰雨連綿數月水之  
漲溢無怪其然今九月秋深無雨而淮水漲溢同於



四月、此院道親臨泗州所見、不待勘而知也、固鎮驛  
之有澮水、可通歸德府地方而下。會五河縣以入淮、  
今河入澮、澮舍淮再無別路往來、使客繇旱程者、見  
固鎮水阻、改繇他道去、不待勘而知也、夫河勢南徙、  
黃堍口不塞、致有今日、安知繇宿州之北鄉入睢寧  
者、日後不盡徙而入固鎮之澮水以入淮乎、語云、千  
丈之隄、潰于螻穴、鳳陽州縣所在皆穴、而無尺寸隄  
禦之、不可爲寒心哉、各州縣各爲其民、但言水災水  
災已耳、無一字及于 祖陵者、彼不知水患之及

祖陵也。卽泗州。但見水長而不知黃河已潛入其中。惟淮安府管河運同許一誠所具圖說。深知利害原委。先據淮安府管理徐淮河務運同許一誠呈稱。職于本年八月十三日。繇宿州固鎮驛。見滄河黃水勢大。面闊五六里。水深一二三丈。該職隨差熟知河道水手。同畫匠前去河南探勘上源衝決隄口。并下流處所。續據各役回稱。黃河自歸德府商丘縣地方丁家道口西。先將縷水隄決開一口。闊二里。水深一丈五六尺。又將虞城隄鄧賓口至楚家灣隄岸衝決二

口闊五里，水深一丈二三尺，直抵歸德府西水池鋪，  
繇府城週圍南流，至永城縣地方會亭驛，衝決隋隄，  
闊一百二十五里，平地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  
尺不等，一股繇會亭驛南馬頭寺入滄河包河，又繇  
鄴縣城王家集和順集新橋集栢山集麻種集丹城  
臨渙韓邨孫疇南平集开縣湖溝固鎮驛下五湖入  
洪澤湖清口，一股繇會亭驛東北鄴陽集任禮口鐵  
佛寺符籬集出白洋河，其黃堎口迤上舊河沙淤乾  
斷止，楚家灣順隄微水東流，闊一二丈，深一二三尺。

繇唐家口至申家營新決口往南亦入符籬集河。看得黃河潰隄淤墊舊河。若不早加築濬。彼處久不行。水地勢低窪。又有滄包等河容納。未免泛濫中原。運道民生。干係重大。爲今之計。築決濬河。皆爲急務。一面將徐州李吉口迤西。凡有決口之處。併力堵塞。至于未決之隄。亦加幫高厚。以免西南遷徙之虞。一面將李吉口迤東。凡有高阜河身相度挑挖。至於窄狹之處。亦展闊寬闊。以順東向奔趨之勢。庶故道可復。國計有裨等因。并河圖一本。呈報前來。該本道勘得

河漕相須，繇來非一日矣。自萬曆二十四年，黃壩口大決，全河繇符籬集徐溪口出，小河白洋河，而徐邳運道歲苦淺涸。二十七年，開趙家園三仙臺，引河出小浮橋，連年運事頗利，而伏秋河漲，仍多潰決，已蒙總河衙門開濬泃河，爲運道計，工未告竣，試已有效。再加展挑，運事可濟，卽緩圖于河，待其自定可也。據許運同所報，決口雖闊，水勢瀾漫，多未成河，堵築尚易爲力。上緊堵塞逼水，仍歸舊河，其李吉口相宜節制導之東注，俾免南奔，其于陵運民生，胥有攸濟。

矣。該臣看得河性不常，從古爲然，故徐邳直下，會合  
淮河，彼此盈漾，淮弱河強，爲泗州。祖陵沮洳之患  
者，蓋有年矣。當事臣工，焦勞萬狀，議遣科臣會勘，而  
爲分黃導淮之舉。迄今數年，祖陵運道，民生胥利  
賴焉。今茲揚鳳之地，靈雨爲虐，該臣于五月內，題  
報行。按臣勘議蠲恤，而報災傷者接踵而至。至九月  
間，鳳屬亳宿蒙城等處，報水災至者，異而且大。臣以  
爲黃堙口五六年來，黃河南趨，俟勘災之輕重，分別  
蠲恤而已。不謂河決上源，汎濫潰溢，行且爲陵寢

民社之患，則臣有不容已於言者。先年總漕大臣兼巡撫鳳陽地方，後緣河道壅逆，議者分行職掌。漕併于河，而獨設巡撫，不與漕河之事矣。今之河道從上源潰決，水勢瀾漫，俱當臣撫循之池。故河之決否，臣不敢知，而陵寢民患，則臣又不敢不知。謹據實上聞。至如趁時踏勘、預籌疏治之方，不惜大費，增加防捍之畧，大小河臣自有畫策，則非臣愚所計耳。